





北史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七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子徵
孫政

賈顯度

弟智

樊子鵠

侯深

賀拔允

弟勝
勝弟岳

侯莫陳悅

念賢

梁覽

劉

生

氏

雷紹

毛遐

弟鴻賓

乙弗朗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也祖就沛縣令父惠行太原太守瑞貴達竝贈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尔朱榮引爲大行臺郎中甚見親任以爲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爲腹心之寄封陽邑縣公及元顥內逼從車駕於河陽除侍中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公莊帝還洛改封樂陵郡公仍侍中瑞雖爲尔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間帝亦賞遇之嘗謂侍臣曰爲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爲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三從內竝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

州大中正尔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竝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時尔朱天光擁衆關右帝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爲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旣達長安會尔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遂誅之太昌初贈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諡曰恭穆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爲酋帥延慶娶尔朱世隆姊故被尔朱榮親遇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公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世隆白節閔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深於定州討之深以靈助善占百姓信惑未易可圖欲還師入據關拒嶮以待其變延慶以靈助庸人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宜詭言西歸可襲而禽深

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詰朝造靈助壘遂破禽之及韓陵戰
敗延慶與尔朱仲遠走度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神武仍從
并州後赴洛季武帝以爲中軍大都督季武之西齊神武誅之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爲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
明帝時爲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人不安椿乃將家投尔朱榮征
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
頗亦關預莊帝初改封陽曲縣公除榮大將軍府司馬後爲東徐
州刺史及榮死椿甚憂懼時梁以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次
於境上椿遂棄州歸悅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公又
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尔朱兆入洛悅知不逮南旋椿復背悅歸
兆以參立節閔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城陽郡公尋
加開府時椿父足先在秀容忽有傳其死聞椿請減已階以贈之

尋知其父猶存詔復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椿以尔
朱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隆不說欲害椿
賴尔朱天光救得免及世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與賀拔勝和之
兆執椿勝還營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
毒尔朱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
今俱禽爲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及
韓陵之敗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尔朱我等死無類矣
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尔朱部曲
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孫承業顯智等襲世隆彥伯兄弟竝
斬於閶闔門外椿入洛縣世隆兄弟首于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曰
汝與尔朱約爲兄弟今何忍縣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椿乃
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神武及神武入洛椿謂賀拔

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孝武帝立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城陽郡公父足亦加開府子悅太中大夫同日受拜當時榮之椿自以數反意常不安遂密勸孝武帝置閣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百直閣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以充之又說帝數出游幸號令部曲別爲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神武帝從之以椿爲前驅大都督椿因奏請率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今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復生一高歡矣帝遂救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搆不用吾

不規作能

計豈天道乎帝勒兵河橋命椿自洛而東至武牢帝以賈顯智背叛東師失律將幸關中乃遣使命椿因從入關拜尚書令侍中如故封常山郡公歷位司徒太保仍尚書令時寇難未息內外戒嚴唯椿得列威儀鳴騶清路遷太傅薨年四十三帝親臨弔百寮赴哭詔賜東園祕器遣尚書梁郡王景略監護喪事贈大將軍錄尚書三十州諸軍事侍中恒州刺史常山郡王諡曰文宣祭以太牢又詔改太將軍贈大司馬給輜輶車及葬車駕臨於渭陽止紼慟哭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有四子悅恢徵演演爲齊神武所殺三子入關

徵字士亮博涉群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少以父勳賜爵城陽郡公大統末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稍

遷兼太常少卿自魏孝武遷西雅樂廢缺徵博采遺逸稽諸典故
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鐔于者近代絕此器或有自蜀得之
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鐔于也衆弗信之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
芒筒將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
下大夫遷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內史
下大夫天和三年周武帝以徵經有師法詔令授皇諸子宣帝時
爲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修之禮受業於徵仍竝呼徵
爲夫子儒者榮之六年除司宗中大夫行內史仍攝樂部進封岐
國公尋轉小宗伯除太子太傅仍小宗伯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
大宗伯時武帝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
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竟不許帝之爲太子也宮尹鄭
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謫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
中大夫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用十六管帝
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之曰禮云十二律轉相生聲五具在十六
焉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然詳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旣
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臣恐鄭聲亂樂未合於古夫音樂之
起本於人心天之應人有如影響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
譴之以殃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化紂爲朝歌北
里之音而社稷滅是知樂也者和情性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禍
福所基盛衰攸繫安可不慎哉案譯之所爲不師古始若以月奏
一笙則鍾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之備已充廟廷今若益之
於何陳列方須更闢堦墀增修廊宇非急之務寧可勞人如謂笙
管之外不須加造則樂之損益豈繫于笙進退無據竊謂不可帝
頗納之且令停譯所獻及武帝山陵回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

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
卽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帝後肆行
非度昏慮日甚徵以荷武帝重恩嘗備位師傅乃上疏極諫指陳
帝失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于獄徵懼不免獄卒張元平哀之乃
以佩刀穿墻送之出元平被捶拷百數而無所言徵旣出匿于人
家後遇赦得免然猶坐除名隋文帝踐極例復官爵除太子太傅
仍詔徵修撰樂書開皇四年薨年五十六初隋文帝爲大司馬有
外姻喪徵就第弔之久而不出徵怒遂弗之待比出候徵已去矣
隋文帝以此常恨之至是詔所司諡之曰闇子該嗣徵所撰樂典
十卷兄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子政嗣

政明悟右器幹隋開皇中以軍功授儀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
位尚書兵曹郎漸見委遇玄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

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於政尋遷兵部侍郎
稱爲幹理玄感之反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及帝窮
玄縱黨與政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和遂送政鑠至京
師以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請變常法行刑帝許之以出金
光門縛之於柱公卿百寮竝親擊射纒其肉多有噉者然後烹焚
揚其骨灰椿弟元壽性剛毅諒直武力過人彎弓兩石左右馳射
歷位吏部尚書封桑乾縣伯孝武踐阼進爵爲公除豫州刺史及
車駕西巡爲部下所殺贈司空公諡曰景莊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也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
氣初爲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顯度乃率鎮人浮
河而下達秀容爲余朱榮所留隨榮破葛榮封石艾縣公累遷南
兗州刺史余朱榮之死顯度奔梁普泰初還朝後隨余朱度律等

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智等先據河橋誅尔朱氏孝武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永熙三年爲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親故祖餞于張方橋顯度執酒曰顯智性輕躁好去就覆敗吾家其此人也武帝入關後顯智果同於齊神武孝武帝怒乃賜顯度死

智字顯智少有膽決以軍功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伯及尔朱仲遠爲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尔朱榮死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莊帝聞而善之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解喻得全後進爵爲公隨度律等敗于韓陵智與顯度斛斯椿謀誅尔朱氏顯度據守北中城令智等入京禽世隆兄弟孝武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爲人害孝武徵還京師加侍中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竇泰所破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也其先荊州蠻酋徙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乃贈荊州刺史子鵠逢北鎮擾亂南至并州尔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參軍使詣京師靈太后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齊封南楊縣子令還赴榮建義初拜晉州刺史封永安縣伯永安二年以招納叛蜀進封中都縣公又兼尚書行臺政有威信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臺進封西陽郡公尚書如故假驃騎將軍率所部爲都督時尔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爲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人流亡乃勒有粟家分濟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尔朱榮死世隆等遣

書招子鵠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都督豫州刺史行達汲郡聞朱兆入洛乃度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元暉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朱仲遠仲遠奔梁收其兵馬時梁遣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大敗奔入城門遂圍之樹請歸南以地還魏許之及樹衆半出子鵠擊破之禽樹及梁譙州刺史朱文開班師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後除兗州刺史子鵠先遣腹心緣歷人間採察得失及至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于是州內震悚及孝武帝入關子鵠據城爲應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齊神武遣儀同三司婁昭等討之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而大野拔因與相見令左右斬子鵠以降

侯深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孝明末年六鎮飢亂深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朱榮路中遇寇身被苦褐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爲中軍副都督莊帝卽位封厭次縣子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除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屯據薊城榮令深討樓配衆甚少或以爲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深曰我兵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且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遁走追禽之以功賜爵爲侯尋爲平州刺

史仍鎮范陽及介朱榮死太守盧文偉誘深出獵閉門拒之深率部曲屯于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深所敗元暉立授深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公節閔帝立仍加開府後隨介朱兆拒齊神武於廣阿兆敗走深後從神武破介朱氏于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季武帝末深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使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使通誠於神武及季武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旣除齊州刺史深不時迎納城人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深爭門不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深行青州事齊神武又遺書深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于東邁齊人澆薄齊州人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深乃

復還暹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深襲高陽郡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親率輕騎夜趣青州城人執貴平出降深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于鄴明不同於斛斯椿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深旣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州遂劫光州庫軍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璐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遂奔梁達南青州境爲曹漿者斬之傳首于鄴家口配沒賀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同者魏初爲大莫弗祖介頭驍勇絕倫以良家鎮武川因家焉獻文時以功賜爵龍城縣男爲本鎮軍主父度拔性果毅襲爵亦爲本鎮軍主正光末沃野人破六韓拔陵及懷朔鎮將楊鈞聞度拔召補統軍配以一旅其賊僞署王衛可瓌徒黨尤盛旣攻沒武川又

賀拔允字阿泥周書
同而阿作可魏書只作
阿泥北齊紀作阿鞠泥
按岳字阿斗泥允與岳
爲兄弟當以齊紀作
阿鞠泥

齊書及此表皆作念
珍字衍也按此卷念
賢傳以破可環功除
別神則即此念賢非
別一人也
彼傳中屢稱為賢則
念是其姓而珍非姓當
為衍字

陷懷朔度拔父子竝為賊所虜度拔乃與周德皇帝合謀率州里
豪傑珍念賢乙弗庫根尉遲檀等招義勇襲殺可環朝廷嘉之未
及封賞度拔與鐵勒戰沒季昌中追贈度拔肆州刺史允便弓馬
頗有膽略初度拔之死允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深深敗歸
尔朱榮允父子兄弟竝以武藝稱榮素聞其名待之甚厚建義初
封壽陽縣侯永安中進爵為公魏長廣王立除開府儀同三司封
燕郡王兼侍中使蠕蠕還至晉陽屬齊神武將出山東允素知神
武非常人早自結託神武以其北土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
都參定大策中興初轉司徒領尚書令神武入洛進爵為王轉太
尉加侍中魏孝武既忌神武以允弟岳據關中有重兵深相委託
潛使來往當時咸慮允為變及岳死孝武又委岳兄勝心腹之寄
神武重舊尤全護之天平元年因與神武獵或告允引弓擬神武
乃置於樓上餓殺之年四十八神武親臨哭之贈太保允三子世
文世樂難隨興和末齊神武竝召與諸子同學武定中敕居定州
賜田宅允弟勝

勝字破胡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衛可環之
圍懷朔勝時亦為軍主從父度拔鎮守既被圍經年而外援不至
勝乃慷慨白鎮將楊鈞請告急于大軍鈞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得
十餘騎夜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
州白臨淮王彧以懷朔被圍之急彧以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還
令報命乃復攻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
胡與官軍至矣城中納之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乃馳
還報懷朔懷朔亦潰勝父子遂為賊所虜尋而襲殺可環眾令勝
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費穆奇勝才略厚禮留之委以

兵事時廣陽王深在五原爲破六韓賊所圍召勝爲軍主以功拜
統軍又隸僕射元纂鎮恒州時有鮮于河胡擁朔州流入南下爲
寇恒州城人應之勝與兄允弟岳相失勝南投肆州允岳投余朱
榮榮與肆州刺史尉慶賓構隙引岳攻肆州陷榮得勝大悅曰吾
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定勝兄弟三人遂委質事榮時杜洛周據幽
定葛榮據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欲屈君鎮之如何
勝曰是所願也榮乃表勝鎮井陘以所乘大馬并銀鞍遺之及榮
入洛以預定策立孝莊帝功封易陽縣伯後元天穆北征葛榮大
破之時杜洛周餘燼韓樓在薊城結聚以勝爲大都督鎮中山樓
警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顥入洛陽榮徵勝使與余朱兆自碓石
度大破顥軍禽其子冠受遂前驅入洛進爵真定縣公及榮死勝
與田怡等奔赴榮第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怡等議卽攻門勝止
之曰天子旣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衆旅不多何輕爾怡乃止
及世隆夜走勝隨至河橋勝以爲臣無讎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
莊帝大悅仲遠逼東郡詔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騎
一千會鄭先護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
仲遠兵至與戰不利降之復與余朱氏同謀立節閔帝以功拜右
衛將軍及余朱氏將討齊神武勝時從余朱度律度律與兆不平
勝以臨敵構隙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之反爲兆所執
度律大懼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爾殺可瓌罪一也天柱薨後
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勝曰可瓌
作逆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
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密邇內構嫌隙自古
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勝旣免行百

流天所由而齊書紀傳
不向此史于今先傳改
為射其馬此以紀
合之非有別據也然
勝傳則當以紀為

中死比副騎至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
也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為神武所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十
年薨于位臨終手書與周文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
埽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
恩遇爾周文覽書流涕久之勝長于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
飛鳥十中其五六周文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
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重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
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卷而已初勝
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周文不拜尋而自悔周文亦有望焉後
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池中周文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
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
皆如此也周文悅因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太宰錄尚

書事謚曰貞獻明帝二年以勝配饗文帝廟庭無子以弟岳子仲華
嗣位開府儀同三司襲爵琅邪公大象末位江陵總管勝弟岳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為太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
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與父兄赴援懷朔
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大駭後
廣陽王深以為帳內軍主與兄勝俱鎮恒州州陷投尔朱榮榮以
為都督每帳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榮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問
計於岳岳曰夫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強位望隆
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救何往不克何向不摧古人云朝謀不及
夕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相顧良久曰卿此言真丈夫
之論也未幾孝明帝暴崩榮疑有故乃舉兵赴洛配兵甲卒二千
為先驅至河陰榮既殺朝士因欲稱帝疑未能決岳乃從容致諫

齊神武勸尔朱榮稱
帝岳諫止之又請諫
武以謝天下見于國書

其詳書所云神武
實也此史于岳傳
載岳止事而神武
云則去之其實乃不
著于後世知
神武初從不來後乃因
隙取之其與不來蓋
在德大鎮兵以後其與
光分力破統軍步善
時平為之用齊紀言岳
實心恩步善難能皆
是歸

榮尋亦自悟乃尊立尋蒞以定策功賜爵樊城鄉男從榮破葛榮
平元顯累遷左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
騷動榮將遣岳討之私謂其兄勝曰醜奴足為勅敵若岳往無功
罪責立至假令克定恐讒愬生焉乃謂尔朱氏一人為元帥岳副
貳之榮大悅乃以天光為使持節大都督雍州刺史以岳為左廂
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為右廂大都督並為天光之副
以討之時赤水蜀賊兵斷路天光眾不滿二千及軍次潼關天光
有難色岳乃進破之於渭北軍容大振時醜奴自圍岐州遣其大
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行醜同向武功南度渭水攻圍趨柵天
光遣岳率千騎赴援菩薩攻柵已克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
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乃自驕令省事傳語
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怒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于是各

還岳於渭南傍水分精兵數十為一處隨地形勢置之明日將百
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且竝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
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處岳便馳馬
東出似欲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度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
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
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虜三千人馬
亦無遺遂禽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
定天光方自雍至與岳合勢宣言今氣候已熱非征討之時待至
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北
百里綱川使太尉侯伏侯元進據險立柵岳知其勢分密與天光
嚴備昧且攻圍元進柵拔之即禽元進自餘諸柵悉降又輕騎追
醜奴及之于平涼之長阮一戰禽之高平城中又執蕭寶寅以歸

綱川周作
涇川

賊行臺万侯道洛退保牽屯岳攻之道洛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以爲將天光又與岳度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頻出城拒戰竝禽之餘衆皆悉阮之三秦河渭瓜涼鄯州咸來歸款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復叛岳又討禽之天光雖爲元帥而岳功效居多進封樊城縣伯尋詔岳都督涇州刺史進爵爲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普泰初除都督岐州刺史進清水郡公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人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之二年加都督雍州刺史天光將拒齊神武遣問計於岳岳曰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天光不從後果敗岳率軍下隴赴雍禽天光弟顯壽以應齊神武及孝武卽位加關中大行臺永熙二年孝武密令岳圖齊神武遂刺心血持以寄

岳岳懼乃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衆趨平涼西界有營數十里託以牧馬於原州爲自安之計先是費也頭万侯受洛于鐵勒斛律沙門解救彌俄突紇豆陵伊利等擁衆自守至是皆款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又會平涼受岳節度唯靈州刺史曹泥不應召通使於齊神武神武乃遣左丞翟嵩使至關中間岳及侯莫陳悅三年岳召悅會於高平將討曹泥令悅前驅而悅受神武指密圖岳岳弗之知而先又輕悅悅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令其壻元洪景斬岳於幕中朝野莫不痛惜之贈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都督關中二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武壯翟嵩復命于神武神武下牀鳴其頰曰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後岳部下收岳尸葬于雍州北石安原葬以王禮子緯嗣拜開府儀同三司周保定中錄岳舊德進爵霍國公尚周文帝女

侯莫陳悅代人也。父婆羅門，爲駝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作亂，遂歸。尒朱榮榮引爲府長流，參軍莊帝初除金紫光祿大夫，封柏人縣侯。尒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爲天光右廂大都督，西伐克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除鄯州刺史，尒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暉立，進爵爲公，改封白水郡公。普泰中，除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齊神武，悅與岳下隴以應神武。至雍州，會尒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事。仍兼秦州刺史。三年，岳召悅共討曹泥，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衆，皆畏服。悅心猶豫，不卽撫納，乃還入隴，止永洛城。岳所部聚于平涼，規還圖悅。周文帝時爲夏州刺史，衆遣奉迎。周文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周文，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駝云：儀同有敎欲還秦州，守以拒賊，復給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言實，以次相驚，皆散趨秦州。景和先馳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猜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後，恐爲人見，乃放馬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往靈州。中路追騎將及，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禽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精神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睡卽夢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念賢字蓋盧，金城袍罕人也。父依就，以大家子戍武川鎮，仍家焉。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

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皆在天也何遽相
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稱後以破衛可瓌功除別將又以軍功封
屯留縣伯從介朱榮入洛兼尚書右僕射東道行臺進爵平恩縣
公永熙中季武以賢爲中軍北向大都督進爵安定郡公加侍中
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初拜太尉爲秦州刺史加太傅給後部鼓吹
三年轉太師都督河州刺史大將軍久之還朝兼錄尚書事後與
廣陵王欣扶風王季等同爲正直侍中時行殿初成未有題目帝
詔近侍各名之對者非一莫允帝心賢乃爲圓極帝笑曰正與朕意
同卽名之河橋之役賢不力戰乃先還自是名頗減五年除都督
秦州刺史薨于州諡曰昭定賢於諸公皆爲父黨自周文以下咸
拜敬之子華性和厚有長者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合州刺史
梁覽字景猷金城人也其先出自安定避難走西羌世爲部落酋

帥曾祖穆以枹罕城歸吐谷渾後又歸魏封臨洮公祖顛爲尚書
封南安公父釗河華二州刺史封新陽縣伯覽家世豪富貴累于
金季昌初秦州莫折念生胡琛等反散財招募有三千人鎮河州
從大軍平賊歷梁河二州刺史封安德縣侯覽旣爲本州刺史盛
修甲仗人馬精銳吐谷渾憚不敢出皆曰梁公在未可行也永安
中詔大鴻臚琅邪王皓就策授世爲河州刺史永熙中改封郡公
大統二年加太尉其年覽從弟命定反欲圖覽覽與數戰未能平
王師至始破之四年遷太傅及河橋之役王師敗時病留長安趙
青雀反北城覽爲之謀主事平乃見殺子鶴雀位儀同三司大都
督後坐事免死

雷紹字道宗武川鎮人也九歲而孤有膂力善騎射年十八給事
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

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歎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卽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毀骨立。由是知名，鎮將召補鎮佐，後隨賀拔岳征討，爲岳長史。岳有大事，常訪而後行。及齊神武起兵，岳恥居其下，紹乃勸岳迎孝武。西都長安以順討逆，岳曰：吾本意也。後岳信諸將言，欲保關中，坐觀成敗。紹知計不用，請爲邊州建功。岳曰：君有毗佐之力，當總大州。遂以紹爲京兆太守，清平理物，甚得人和。在郡踰年，岳被害。初，紹見岳數與侯莫陳悅宴，語嘗謂岳曰：公其慎之。岳不從。果及於難，紹乃棄郡馳赴岳軍，與寇洛等迎周文帝悅平，以功授大都督、涼州刺史。紹請留所領兵以助東討，請單騎赴州。刺史李叔仁擁州逆命，紹遂歸。永熙三年，以紹爲渭州刺史，進爵昌國伯。初，紹爲岳長史，周文爲岳左丞，及居相常，以恩舊接之。卒於州。紹性好施祿，賜皆分贍親故。及死，日無以送終，兼敬信佛道，遺敕其子曰：吾本鄉葬法，必殺犬馬於亡者，無益。汝宜斷之。斂以時服，事從約。儉還葬長安。天子素服臨弔，贈太尉，賜東園祕器于渙。

毛遐字鴻遠，北地三原人也。世爲酋帥，曾祖天愛，太武時至定州。刺史始昌子傳至遐，四世不絕。正光中，蕭寶夤爲大都督，討關中諸賊，咸陽太守韋邃時爲都督，以遐爲都督府長史。寶夤敗，還長安，三輔騷擾，遐因辭邃，還北地。與弟鴻賓聚鄉曲豪傑，遂東西略地。氏羌多赴之，共推鴻賓爲盟主。旣而賊帥宿勤買奴自號京兆王，於北地遐詐降之，而與鴻賓攻其壁，賊自相斫射，縱兵追擊。七柵皆平，後寶夤構逆，謀遐知之，乃寄書與鴻賓索馬，迎接復於馬。祇柵建旗鼓，以拒寶夤，攻其將盧祖遷，禽之。寶夤以是日拜南郊。

竊號禮未畢而告敗寶寅懼口乾色變不遑部伍人皆亂還詔授
遐南幽州刺史進爵爲伯遐又攻破其將侯終德寶寅知內外勢
異輕將十數騎走巴中冬万俟醜奴陷秦州詔以遐兼尚書二州
行臺孝武帝入關敕周文帝置二尚書分掌機事遐與周惠達始
爲之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遐少任俠有智謀世爲豪右
貲產巨億士流貧乏者多被賑贍故中書郎檀翥尚書郎公孫軌
等常依託之至于自供衣食麤粝而已死之日鄉黨赴葬咸共痛
惜

鴻賓大鼻眼多鬚鬚黑而且肥狀貌頗異氏羌見者皆畏之加膽
略騎射倣儻不拘小節昆季之中尤輕財好施遐雖云早立而名
出其下及賊起鄉里推爲盟主常與遐一守一戰後拜歧州刺史
散騎常侍開國縣侯遐笑謂鴻賓曰擊賊之功吾不居汝後至於
受賞汝在吾前當以德濟物不及汝故明帝以鴻賓兄弟所定處
多乃改北地郡爲北雍州鴻賓爲刺史詔曰此以畫錦榮卿也改
三原縣爲建中郡以旌其兄弟後余朱天光自關中還洛夷夏心
所忌者皆將自隨鴻賓亦領鄉中壯武二千人以從洛中素聞其
名衣冠貧冗者競與之交尋拜西兗州刺史羈寓倦游之輩四座
常滿鴻賓資給衣食與已悉同私物不足頗有公費轉南青州刺
史未幾徵還爲有司所糾鴻賓遂逃匿人間月餘特詔原之及孝
武帝與齊神武有隙令鴻賓鎮潼關爲西道之寄車駕西幸漿糗
乏絕侍官三二日間唯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于稠桑文武從
者始解飢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
忘主人仍留守潼關後神武來寇見禽至并州憂志卒鴻賓弟鴻
顯位散騎常侍封縣侯遐乳母所產也一字七寶遐養之爲弟因

姓毛氏勁悍多力後隨諸兄戰鬪多先鋒陷陣大統四年爲廣州刺史與駱超鎮東陽陷東魏卒于野又

乙弗朗字通照其先東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與魏徙代後因家上樂焉朗少有俠氣在鄉里以善騎射稱孝莊末北邊擾亂避地居并肆間尔朱榮見而重之甚相接待以功封蓮勺子後隸賀拔岳從尔朱天光西討爲岳左廂都督孝武帝之禦齊神武授朗閭內大都督及帝西入詔朗爲軍司先驅靖路至長安封長安縣公卒於岐州刺史初朗患積冷周文賜三石東生散令朗法服之使人問疾朝夕相繼見重如此臨終惟云恨不見河洛清平重反京縣以此爲恨三舉手搥床而便氣盡贈太尉子鳳位宮伯開府儀同三司與周閔帝謀宇文護見殺

論曰朱瑞以向義受戮延慶以違順遇禍各其命焉斛斯椿屢踐

危機終獲貞吉豈人謀之所致也徵洽聞強詆以夔襄任已終使咸英不墜韶濩惟新加以盡心所事無忘直道抗辭正色顛沛不渝蓋有周之忠烈乎賈顯智樊子鵠侯深等竝驅馳風塵之際但自陷夷戮觀其遺跡雖獲罪于霸政求之有魏得失未可知也賀拔允昆季以勇略之資當馳競之日竝邀時投隙展効立功始則委質尔朱中乃結款高氏大昌之後卽帝圖高察其所由固非守節之士及勝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係榮持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羸兵抗三秦勅敵奮其智勇克翦凶凜雜種畏威遐方慕義斯亦一時之盛矣卒以勳高速禍無備嬰戮惜哉昔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功成夙殞周文籍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其然矣侯莫陳悅肆行殘虐死不旋踵觀其亡滅蓋自取之念賢有始有

卒取敬群公梁覽終以取禍鮮克之義雷紹馳騫雲雷之秋毛遐兄弟致力經綸之日乙弗朗展轉擾攘之中卒獲歸順美矣

北入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八

辛雄 族祖琛 琛子術 術族子德源

楊機

高道穆 兄謙之

綦雋

山偉

宇文忠之

費穆

孟威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也父暢汝南鄉郡二郡太守雄有孝性居父憂殆不可識清河王懌為司空辟為左曹懌遷司徒仍授左

西州中園

氏

曹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每謂人曰必也無訟辛雄有焉歷尚書駕部三公郎會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匡服欲與棺諫諱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諤諤之性簡自帝心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客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未幾匡除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稱雄之美左僕射蕭寶寅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在直難明遂奏曾滌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爲獄成悉不斷理詔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

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懲勸隱恤者也古人唯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冤而不理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爲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季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人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以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孝明納之後除司空長史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爲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孝明欲親討以荊州爲先詔雄爲行臺左丞與臨淮王彧東趣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鵝路衍稽留未進彧師已次汝濱逢北溝求救議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王執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彧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車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彧軍令速

赴擊賊聞果自走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旂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爲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後爲吏部郎中及介朱榮入洛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孝莊欲以雄爲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知孝莊曰寧失亡而用之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後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人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者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旣久禮儀罕習如有闕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旌其門閭莊帝從之因詔人年七十者授縣八十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永熙三年兼吏部尚書時近習專恣雄懼其譖不能守正論者頗譏之孝武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神武至洛

於永寧寺大集朝士責雄及尚書崔季芬劉廐楊機等曰爲臣奉
主匡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
在乃誅之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
史溫良雅正初爲克州安東府主簿與祕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
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後爲太尉騎兵參
軍每爲府主清河王懌所賞至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爲
上第及梁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爲荊州軍司纂善撫將士人多
用命賊甚憚之會孝明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祕凶問纂曰安危在
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爲義
宗所圍相率固守孝莊卽位除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
義宗禽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
功也永安二年元顥乘勝至城下爲顥禽友孝莊還宮纂謝不守

之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之過轉滎陽太守百姓
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前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內患之
纂伺捕禽獲梟於郡市百姓欣然纂僑屬洛陽太昌中乃爲河南
邑中正永熙三年除河內太守齊神武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神
武慰勉之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吾執河內
手也尋爲兼尚書南道行臺西荊州刺史時蠻酋樊大能應西魏
纂攻之不尅而敗爲西魏將獨孤信所害贈司徒公雄族祖琛
琛字僧貴祖敬宗父樹寶竝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
母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
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閣曰勿使丞入也孝文南征麗從輿駕詔
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爲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
多事產業琛每諫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竝不問後加龍驤將軍

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卒於官琛寬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于色當官奉法所在有稱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爲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錄勳書時李崇猶爲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逢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魏子建爲山南行臺以爲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于滎陽爲人所劫害贈東秦州刺史俊弟術

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尅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爲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上書請立碑頌德齊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游道中書侍郎

李繪等竝追詣晉陽俱爲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六年侯景叛除東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禽蕭明遷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略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度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敕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台蘄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

於太廟此璽卽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於天既
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沒于劉聰聰敗沒於石氏
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
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
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焉尋徵爲殿中尚書領太常卿
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兗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大
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獎也
疎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
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
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
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
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嗜欲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
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
定淮南凡諸貨物一豪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
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上王
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饒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
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子閣卿尚書郎
閣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術族子
德源

德源

德源字季基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左丞德源沈靜好學
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美儀容中書侍郎裴讓之特相愛好
兼有龍陽之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
竝虛襟禮敬同舉薦之後爲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德源本
貧素因使薄有資裝遂餉執事爲父求贈時論鄙之中書侍郎劉

述上表薦德源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籍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
豐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
之雅器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後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及還待
詔文林館位中書舍人齊滅仕周爲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
尉遲迴起逆以爲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隋受禪不得調者
久之隱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素與武陽太守盧
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爲交結恐有姦
詐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及還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
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
卷注楊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奏以爲掾轉諮議參軍卒官有
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德源從祖兄元植
齊天保中司空司馬學涉有名聞于世德源族叔珍之少有氣俠

歷位北海太守後行平州事卒於州贈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諡

曰恭子愨武定末開府鎧曹參軍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也祖伏恩徙居洛陽因家焉機少有志節

爲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竝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

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臥而已暉曰吾聞君

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吾旣委得其才何爲不可由是聲名更著

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爲京兆王愉國中

尉愉甚敬憚之後爲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訴訟者一經其前後

皆識其名姓并記其事理歷司州別駕清河內史河北太守竝有

能名永熙中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已爲時

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竝爲齊神

武所誅

高恭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也祖潛獻文初賜爵陽關男詔以沮
漂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父崇字積善少聰
敏以端謹稱家資富厚而崇志尚儉素初崇舅氏坐事誅公主痛
本生絕胤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漂景明中啓復本姓襲爵除
洛陽令爲政清斷吏人畏其威風發擿不避強禦縣內肅然卒贈
滄州刺史諡曰成道穆以字行于世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雋士
幼孤事兄如父母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
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
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求用於匡匡遂引爲御史其所糾摘不避
權豪正光中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卽尚書令崇之子多有非
法逼買人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爲木人執節道
穆繩糾悉毀去之并表發其贓貨尔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
榮甚憚之蕭寶夤西征以爲行臺郎中委以軍機之事後屬兄謙
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于孝莊孝莊時爲侍中深相保護及卽
位賜爵龍城侯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及元顥逼武牢或勸帝
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言關中殘荒請車駕北度循河東下
帝然之其夜到河內郡北帝命道穆燭下作詔書布告遠近於是
四方知乘輿所在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公於時尔朱榮欲
迴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此桓
文之舉也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可謂養虺成虵悔無及矣榮
深然之及孝莊反政因宴次謂尔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社
稷不安可爲朕勸其酒令醉因榮陳其作監軍時臨事能決實可
任用尋除御史中尉仍兼黃門道穆外執直繩內參機密凡是益
國利人之事必以奏聞諫爭盡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

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叔宋世良等三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百姓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松砂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揚侃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介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
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得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敕監儀注又詔祕書圖籍及典書細素多致零落可令道穆總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務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爲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于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更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

直十人名隸廷尉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爲之御史若
出糾劾卽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
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
彈聞廷尉科案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
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送相
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諸門下通訴別加案檢如此
則肺石之傍怨從可息藜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
直及介朱榮死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謂曰今當得精選御
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爲御史故有此詔及介朱世隆等
戰于大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
隆等于是北遁加衛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時
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爲南巡之計未發會介朱兆入

從親作詔
受罪吞聲
上似脫

洛道穆慮禍託病去官世隆以其忠於前朝遂害之太昌中贈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子士鏡襲爵爲北豫州刺史道穆
兄謙之

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以孝聞專意經史天文算歷圖緯之書多
所該涉好文章留心老易襲父爵季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人囊
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
乃僞枷一囚立于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令欲刑之密遣腹心
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
黨并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尋正河陰令
在縣二年損益政體多爲故事時道穆爲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
父子兄弟竝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而陳得失時伎幸之輩
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

吉觀作表

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
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惡上
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
先臣崇之爲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
年已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
章高祖愚臣亦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行新典更明往制庶姦
豪知禁頗自屏心詔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以爲自正光以來邊
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但知將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
入募惟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略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
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誠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
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
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損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

入募下親
有虛受征
陣八年

義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人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係妻子競逃王
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
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
課入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故
有國有家者不患人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
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伏願少垂覽察靈太后得其
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
除爲國子博士謙之與袁翻常景鄴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
好施贍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
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八體如何殘害謙之以父舅氏沮
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乃修涼書十卷行于世涼國盛事佛
道爲論貶之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流競以佛理來難謙之

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曆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者
撰爲一家之法雖未行于世識者歎其多能時朝議鑄錢以謙之
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
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爲周制九府圜法至景王
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
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爲
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
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
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
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貴詒
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
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旣盈人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海如身使

臂者矣昔漢之季武地廣財饒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艸茅之
臣出財助邊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權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
鹽法旣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關百蠻內不增賦者
皆計利之由也今群祇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旣煩千金日費倉儲
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
錢猶屢改竝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人物彫
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于政何妨于人也且政興
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旣行之於古
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
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
明之主豈得坐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
竝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

正光中爲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爲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深所寵任會謙之家僮訴良神軌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營州刺史諡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冤屈謙之弟謹之字道修父崇旣還本姓以謹之繼沮湜氏

綦儁字擲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儁季莊時仕累遷爲滄州刺史甚爲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尔朱世隆等誅齊神武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議所立莫有應者儁避席曰廣陵王雖爲尔朱扶戴當今之聖主也神武將從之時黃門崔悛議不同高乾魏蘭根等固執悛言遂立季武帝及帝入關神武深思儁言常以爲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勳貴排儁騶列

倒儁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儁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瓊樊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爲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諡曰文貞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本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祖強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爲奏事中散從獻文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父幼之位金明太守偉涉獵文史孝明初元匡爲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爲羽林隊主擣直長於殿門偉卽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時天下無

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
又欲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
人又因奏立勳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敘偉遂奏
記贊又德美又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
因是稱薦之又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
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爲諫議大夫余朱榮之害朝士偉
時守直故免禍及孝莊入宮仍除偉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儀
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考外兵郎李奐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
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
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領著作
郎節閔帝立除祕書監仍著作初余朱兆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
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
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尋靜初除衛大
將軍中書令兼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諡曰文貞公國史自鄧彥海崔深崔
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綦儁及偉等諂說上黨王
天穆及余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
綦儁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
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
由也外示沈厚內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
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爲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
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
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長子昂襲爵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居代

都父侃卒於書侍御史忠之涉獵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大學博士
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
爲黑字後敕修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梁武
定初爲尚書右丞仍修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
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試焉旣獲丞
職大爲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旣失官爵怏怏發
疾卒于君山

費穆字朗興代人也祖于位商賈二曹令懷州刺史賜爵松陽男
父萬襲爵位梁州鎮將贈冀州刺史穆性剛烈有壯氣頗涉文史
好尚功名宣武初襲爵稍遷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臨
太后之元舅恃外戚之親多爲非法穆正色匡諫集亦憚之後蠕
蠕主婆羅門自涼州歸降其部衆因饑侵掠邊邑詔穆銜旨宣慰

莫不款附明年復叛入寇涼州除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仍
爲別將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見
敵便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
羸劣之衆爲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俄而競至伏兵奔擊大破之
及六鎮反叛穆爲別將隸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議
班師以朔州是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不全則并肆危選將鎮捍
僉議舉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尋改雲州刺史穆招集離散頗
得人心北境州鎮皆沒唯穆獨存久之援軍不至穆乃棄城南走
投介休榮於秀容旣而詣闕請罪詔原之孝昌中以都督討平二
絳反蜀拜散騎常侍後祆賊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
武衛將軍擊破之及介休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屯小平榮推奉
孝莊穆遂先降榮素知穆見之甚悅穆潛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

人長驅向洛前無橫陳者政以推奉主上順人心故今以京師之
衆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大作討罰更樹
親黨公還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內難行矣榮心然之於是有
河陰之事天下聞之莫不切齒榮入洛穆爲吏部尚書魯縣侯進
封趙平郡公爲侍中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討平邢杲時
元顥入京師穆與天穆旣平齊地將擊顥穆圍武牢將拔屬天穆
北度旣無後繼穆降顥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引入詰讓殺之
季莊還宮贈侍中司徒公諡曰武宣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也頗有氣尚尤知北土風俗歷東宮齋
帥羽林監後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累遷沃野鎮將
前後頻使遠藩粗能稱旨普泰中除大鴻臚卿卒贈司空公子恂

嗣

論曰辛雄吏能歷職琛以公方行已懷哲體有清監德源雅業無
虧竝素門之所得也楊機清斷在公道穆兄弟有政事之用綦雋
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蕤聞費穆出
身効力功名著矣末路一言禍延簪帶其死也宜哉孟威以方言
陳力其勤亦可稱矣

北史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齊宗室諸王上

趙郡王琛 子勣

清河王岳 子勵

廣平公盛

揚州公永樂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子元海 弟思好

平秦王歸彥 兄子武 興王普

長樂王靈山

神武諸子

馬川屯園

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先是役罷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致僵殞叡於是親帥營伍強弱相持賴全者十三四焉八年除都督北朔州刺史叡撫慰新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大爲兵人所安無水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史文宣特崇其選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叡後因侍宴帝從容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皇建初兼并州事孝昭帝臨崩預受顧託奉迎武成于鄴拜尚書令天統中追贈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諡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受時隆冬盛寒叡跣步號哭面皆破裂嘔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宮人避之叡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

軍進止竝令取叡節度而使段孝先總焉帝與宮人被緋甲登故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乃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稍杖之以歸是役也段孝先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失道爲虜所屠無遺類焉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抱其頭哭任城王潛進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孝先於帝前曰段婆善爲送女客於是以叡爲能加尚書令封宣城郡公拜太尉監五禮晚節頗以酒色爲和士開所構叡久典朝政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武成崩葬後數日叡與馮翊王濶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

事非為卮酒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臂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叡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嘆曰大丈夫運命一朝至此且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勿入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送華林園於崔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其年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諡子整信嗣好學有行檢位儀同三司後終于長安

清河王岳字洪略神武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以器度知名卒于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黃鉞大將軍太傅太尉錄尚書事諡孝宣公岳幼孤貧人未之知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深沉有器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止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

而有光移於別室如前所見怪之詣卜者筮遇乾卦大有占者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岳於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信

都神武見之大悅及戰于韓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神武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封清河郡公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為僚屬論者美之尋授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隸京畿時神武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京師輔政岳性至孝母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去職哀毀骨立神武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位歷冀晉二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有綏邊之稱及神武崩侯景叛梁武乘間遣其貞陽侯明於寒山擁

高岳為郡中四首之其時權杖縱蓋亦相富而岳傳不言其事此以子虛故諱之也子民長孫氏多佳傳則以志學與元忠之故長孫晟傳最為煩冗而略不筆削其詳則傳皆無與岳梁主歸則蕭瑒父也房考諡

與張衡書並雜難解而金載之以房為故耳觀長賢記書不載以文貞公特為立傳至薛聰薛季通于魏書之外多有增益必本之薛收家傳以此推之私濫多矣

岳傳 應其州刺史青州刺史又為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冀晉二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則于晉州後通西南道大都督矣文雖簡却非其實

泗水灌彭城與景爲犄角聲援岳總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擊破明禽之景仍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又破之以功除太尉又統慕容紹宗劉豐等攻王思政於長社岳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爲思政所獲西魏出岳援思政岳內外防禦城不沒者三板會文襄親臨數日尅城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文襄以爲已功故賞典不弘文襄崩文宣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鄴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五年加太保尋爲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師次義陽西魏克荊州因略地克郢州獲梁郢州刺史陸法和送鄴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竝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鍾諸王皆莫及初高歸彥少孤神武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及歸彥爲領軍岳謂其德已更倚仗之歸彥

密構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僭擬爲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屬帝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縣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爲姦人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彥就宅賜以鴆岳曰臣無罪彥曰飲之飲而薨朝野惜之時年三十四詔大鴻臚護喪事贈太宰太傅假黃鉞給輜輶車諡曰昭武敕以城南宅爲莊嚴寺初岳與神武經綸天下家有私兵戎器儲甲千餘領文襄末岳表求納之文襄推心相任不許文宣時亦頻請納又不許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文宣廟庭後歸彥及武成知其前譖以歸彥良賤百口贈岳家贈岳太師太保餘如故子

勳

勳字敬德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爲青

州刺史歷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樂侯性剛直有才幹
斛律光雅敬之每征伐則引爲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爲
周師所敗勸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苟子溢尤幸勸將斬
以徇太后救之乃得釋劉文殊竊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
得如此勸攘袂曰今西軍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若今日
殺之明日就誅無恨文殊甚愧之勸勸後主五品已下家累悉置
三臺上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輩必死戰乃可捷也後主不
從遂棄鄴東遷勸恒後殿爲周軍所得武帝與語大悅因問齊亡
所由勸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爲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隋文帝
爲丞相謂曰齊亡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隣境宜善自愛勸
拜謝曰勸亡齊末屬不能扶危定傾旣蒙獲宥已多優幸况濫叨
名級致速官謗帝甚器之再遷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

敬鬼神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勸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
告諭所部自是遂止百姓賴之開皇七年轉光州刺史上表曰陳
氏數年已來荒悖滋甚天厭亂德祆寔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
行路共傳鬼怪或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祆訛人神怨
憤怪異荐發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蕃守與其隣接密邇仇讎
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卽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船■邁臣雖驚怯
請効鷹犬并上平陳五策帝嘉之答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勸爲
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
段時隴右諸羌數爲寇亂朝廷以勸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
崇威惠人夷悅附豪猾屏迹路不拾遺以善政稱後吐谷渾來寇
勸時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勸亡戶口坐免卒于
家大唐褒顯前代名臣追贈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子士廉

最知名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盛來赴以爲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尉太師錄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昌王卒于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爲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橋之戰司徒高昂失利奔退永樂守洛陽南城昂走趣城南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禽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監公正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

樂然後知二人清直竝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尚書事諡曰武昭無子從兄思宗以第二子季緒爲後襲爵天保初改封修城郡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粗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呼爲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凶暴橫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鬪爲事文宣竝收掩付獄天恩等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爲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郡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

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

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
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將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孝昭
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之誅楊愔
等謂武成云事成以汝爲皇太弟及踐位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
子百年爲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恒留濟南於鄴除領軍庫狄
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
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季瑜僞獵謀於野暗乃歸先是
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鍾時
丞相府在北城中卽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雞蓋指武城小字步
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鍾言將被擊也旣而太史奏言北
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爲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
赴并州武成先告元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
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
省一夜思之武成卽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
漏未盡武成遽出曰神策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
說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
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求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
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沉靖自
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卽恐族誅因逼之答
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敕執豐樂
斬歸彥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悅狐
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
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藩知占候密謂武
成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

覲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卽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爲和士開譖被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友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若爲可使出爲克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爲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爲及爲右僕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

思宗弟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季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鷲入鷄群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傲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及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僞昵近凶狡疎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闇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掣鷹於西市駁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寔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爲元輔威著隣國竝非有辜奄見誅殄孤旣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

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尚之爲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庫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城平都遇斛斯季卿季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爾何物事乃得坐食于是賞季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剝焚之烹尚之于鄴市令內參謝其妃於宮內仍火焚殺之思好友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故奏言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旣誅死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長鸞不爲

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爲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以功行河東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徽喪與穆同營葬贈司徒諡曰文宣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嬌妒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竝爲太妃善事二母以季聞徵爲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別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濟南自晉陽之鄴

穆者何人也起誤與齊作以亦短

楊愔宣敕留從駕兵五千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等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杖拒而不內歸彥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柏閣永巷亦如之孝昭踐阼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彥從晉陽迎武成于鄴及武成卽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旣地居將相志氣盈滿發言陵侮傍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爲禍亂上亦尋其前翻覆之迹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口至尊以右丞相

幸歸彥之家下似脫

登帝位今爲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卽乾和繕寫書曰仍敕門司不聽輒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敕武職督將悉送至清陽宮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士望車駕如晉陽乘虛入鄴爲其郎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通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搆別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彥有異使連名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仍竝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及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

乾上似有命字書曰三字起書齊作書

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爲殺此三人卽臨城自刎其後城破單騎
北走至交津見獲鎖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
頴少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邪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
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于是帝又使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
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爲蕃王太宰仍不得鼓吹
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望活
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
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山崩得石
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曰
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
著憤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
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九歲歸彥
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游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
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主奔鄴就加太宰
周師逼乃降卒于長安贈上開府豫州刺史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兵信都終長樂太
守贈大將軍司空諡曰文宣子懿卒于武平鎮將無子文宣以靈
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爲靈山後伏護字臣援粗有刀
筆天統初累遷黃門侍郎伏護歷事數朝恒參機要而性嗜酒每
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贈
兗州刺史建國侯孫又襲又少謹武平末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
中爲太府少卿坐事死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

其國者其從父兄之各
伏謀則建國之子也于
靈山爲再從子故以後
其年贈兗州刺史建
國侯則以建國子爲
封爵之號而伏護乃
靈山之從父兄其必不
可以後之明矣建國
侯三字行也北史因齊
書之誤

襄城景王清武城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尔朱氏生彭城景思王浹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尔朱氏生任城王湝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潤馬氏生漢陽敬懷王洽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產浚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大見校罰拘禁府獄旣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爲務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爲文襄所愛文宣性雌懦每參文襄有時洩出浚恒責帝左右何因不爲二兄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爲青州刺史雖頗好畋獵聰明矜恕上下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爲

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阼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爲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于屏處召楊遵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盛以鍤籠與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澁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爲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嘿然浚等聞之呼長廣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爲諸

王所傾服帝恐爲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禦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籠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爲之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寵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于浚敕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浹第二子準字茂則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爲王歷位尚書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爲太傅與彭城河間王竝給仗身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年薨于晉陽或云以醜終還葬鄴贈假黃鉞太宰錄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浹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

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浹書見浹筆迹未工戲浹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浹正色答曰昔甘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爲滄洲刺史爲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齎糧食浹纖介知人間事有陞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浹察知之守令畢集浹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卽伏罪合境號爲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日告州浹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禽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浹乃詐爲

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
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洩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
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天係初
封彭城王四年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
饌白洩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
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洩重其意爲
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
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洩未嘗悉斷盡別駕羊修等恐犯權威乃詣
閣諮陳洩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威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
權威爲言修等慙悚而退後加特進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
薨解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
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
成入承大業遷太師錄尚書洩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
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卽御史中丞崔昂
從父姊兼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
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洩擿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
後車駕巡幸洩常留鄴河清三年三月群盜白子禮等數十人謀
劫洩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洩第至內室稱敕呼洩牽上馬臨以白
刃欲引向南殿洩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
洩未被劫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洩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洩見殺贈
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給輜輶車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
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倣儻不群雖在
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

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爲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概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宮中謹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未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茂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陵犯郡縣爲法司所紕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桑門爲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爲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憑河而度土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

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諡曰剛肅有敕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修飾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蕃闡汝是誰家孰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灑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巖以河清二年襲爵位終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無子詔以常山王演第二子亮嗣

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

官後主敗奔鄴亮從焉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于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于諸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爲周軍所執入關依例授儀同分配遠邊卒于龍州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季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嘗令湝鎮晉陽總并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錄尚書事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正平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居城諸姬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姬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爲冀州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湝頻牧大蕃雖不潔已然寬恕爲吏人所懷五年青州人崔

蔚波等夜襲州城湝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于晉陽使劉子昂修啓於湝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群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湝竟不達湝與廣寧王季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湝竝沉諸井戰敗湝季珩俱被禽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城湝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徵盧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湝及五子於長安北原高陽康穆王湝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尚書令

以滑稽便辟有寵于文宣在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滉滉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于是擢拜晏之爲徐州刺史文宣崩滉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爲樂太后杖滉百餘未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創死也乾明初贈假黃鉞太師司徒錄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悅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爲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錄尚書事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于州贈左丞相太師錄尚書凝諸王中最爲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及長廉慎方雅習于吏職至于摘發隱偽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回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孝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敕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回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尋爲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

係河南道行臺錄尚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爲定州刺史
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年
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爲後
論曰趙郡王以跗萼之親當顧命之重安夫一德固此貞心踐畏
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
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若斯
之速歟清河屬經綸之期青雲自致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
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風烈適足以彰文宣之失德焉思好
屬昏亂之機歸彥因猜嫌之釁咫尺鄴都以速其禍智小謀大理
則宜然神武諸王多有聲譽永安以諫爭遇禍固齊室之比干彭
城涖人布政乃與循良比迹求之近古未爲易遇上黨申威淮海
受辱牢窸以英俠之氣迫悲歌之思欲食藜藿之羹處茅茨之下
其可得乎馮翊廉慎閑明妄被讒慝以武成陰忌之朝而見兔夫
角弓之刺已爲幸矣

北史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

齊宗室諸王下

文襄諸子

文宣諸子

孝昭諸子

武成諸子

後主諸子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
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
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



爵爲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卽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之曰吾飲汾清三杯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基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效處處營造武成嘗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而親由是獻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獻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介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彥載以出醜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頽川王斌之妃爲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爲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爲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技藝嘗於聽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舍光殿孝珩以大敵旣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承業領洛州道兵趣潼關揚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寶物賞將士帝不能用承

光卽位以孝珩爲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月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那肱相願在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游豫園勒兵出旣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爲滄洲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爲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杖令和以稍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親爲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本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

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受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故歸葬山東從之尋卒還葬鄴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珽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

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玄都法順請以奏不從帝聞使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帝聞以爲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爲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子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譟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

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柏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旣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荅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之術相願曰王前旣有勲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瘳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於天而遭鳩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可見遂飲藥而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爲

本下齊有明字

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討定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出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買護爲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悉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齊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玉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烝脂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乃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

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赤又爲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臥延宗於地馬鞭撻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禽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勦鼠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并刺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爲社稷莫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并將卒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

阿兄似當作阿叔然齊諸王有呼父爲兄者則此作阿兄亦其類也

實不能與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
由宦豎釁結蕭牆盜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
將墜於地王公鄉士猥見推逼今便祇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
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爲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
沐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
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
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皆笑之及是赫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
行陣勁捷若飛傾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
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
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鳴噎衆皆爭爲死童兒女
子亦乘屋攘袂投甄石以禦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得守太谷以
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
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
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
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陣和阿于子段暢以千
騎投周軍周軍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
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齊人後斫刺死
者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
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以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馬城東
院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
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旣勝入坊飲酒盡
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爲遁逸計齊王憲及柱
國王誼諫以爲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
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傾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克之又入南門延

延宗于齊有見兩日
相連置六字正史刪去
則載前在鄴聽事六
字皆衍文

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
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為百姓來
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絕壁臨水
忽有墨書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為上至
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
明日建尊號不聞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
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
存此非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
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
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侍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
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
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妃收殯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

孫正言竊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為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
言高王諸兒阿保嘗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
之謂德昌也承之謂終五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
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牀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
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為起乃與長命結為義兄弟妃
與長命妻為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
死於長安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
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
李后罵紹德曰尔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

之游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辯才爲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徙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群小同飲擅致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爲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

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卽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爲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爲天贊已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爲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回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勃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

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麤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廡閉門拒之紹義初爲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皇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景玉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卽位在晉陽群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太寧中封樂陵王清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

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

蓋疑

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帝帝又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觀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爲二十七院掘得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以爲太原王紹德詔以襄城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

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宫故得不死隋開皇初卒於并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南王彥忠與汝南王同
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陽王綽後
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機
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楊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
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為第二初名融字君明出
後漢陽玉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為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
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歛然斫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
不敢復言後為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畫為獸狀縱犬噬而食之
左轉定州汲井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游獵無度恣情強

暴云學文宣伯為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
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
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
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
人裸臥浴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噓不已謂綽曰如此樂
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為後主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
長鸞聞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
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搯殺
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
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
姊姊婦為妹妹齊亡妃鄭氏為周武帝所幸請葬綽敕所司葬於
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
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
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
行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
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
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
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
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
墜帝大笑以爲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
中坐含章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恒居守每送駕或
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
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爲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

翫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冰綠李還怒曰尊
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
胡后猶以爲不足儼嘗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
兄悞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有
廢立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脩第
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
曰琅邪王眼光弈弈數步射人向者雙對不覺汗出天子門奏事
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無時
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且京畿以北城有武
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
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強說儼曰殿下被疎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
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

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宗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秦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詔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外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荆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着孫鳳珍宅上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卽入見姊姊卽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強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

坐著齊作
坐看俱起

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強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啟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爲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辯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強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

光以皆勲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青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脩之巫曰若動此浮圖此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根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舉密迎祖班班問之班稱周公殺管叔季友醜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玉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啟太后曰明且欲與仁威出獵須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

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啟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于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居宜則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沈審寬恕帝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又暴位清都尹次西河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楊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克而已尋後主窮蹙以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爲膠州仁直爲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瑛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質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齊滅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藝英姿多

堪禦侮縱咸陽賜劍殲覆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翦以至土崩可爲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晦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群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愛進觸起昭信遂及淫刑嗟呼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效前人之言可爲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滯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絕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北史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劉貴

蔡雋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東川中
民書

任祥 子胃

莫多婁貸文 子敬顯

庫狄迴洛

庫狄盛

張保洛 賀拔仁 趙珍 段琛 尉標 子相貴 康德

侯莫陳相 韓建業 封輔相 范舍樂 牒舍樂

薛孤延

斛律羌舉 子孝卿

張瓊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叱列平

步大汗薩

薛脩義

慕容儼 庫狄伏連

潘樂

彭樂

暴顯

皮景和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鮮于世榮

傳伏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也少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逼授太尉後歸魏累遷第二鎮人酋長孝武帝初封清水郡公隨入關拜司空神武平夏州普自覆靺城率部歸齊神武神武躬自迎接封河西郡公位太尉薨贈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子洛

洛字受洛下隨孝武入關除尚書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初神武以其父普尊老特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願出萬死力以報深恩及河陰之戰諸軍北度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之神武名其所營地爲迴洛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世卒贈太師大司馬太尉錄尚書謚曰武

可朱渾元字道元自云遼東人也曾祖護野肱爲懷朔鎮將遂家焉元寬仁有武畧少與神武相知余朱榮以爲別將隸余朱天光平万俟醜奴等以功封東縣伯孝武帝立累遷渭州刺史元旣早爲神武知遇兼其母兄在東恒表疏與神武往來周文帝有疑心元乃率所部三千戶發渭州西北度烏蘭津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湜待元甚厚湜女壻劉豐生與元深相結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界周文每遣兵邀元元戰必摧之神武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崇持金環一枚賜元并運資糧候接元至引見執手後拜并州刺史以貪污劾特見原累以軍功拜司空天保初封扶風郡王位太傅太師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錄尚書元用兵務持重未嘗敗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長舉襲道元弟天元亦有將畧便弓馬封昌陽縣伯天保初位殿中七兵二尚書

執手下有脫文齊書
賜常十疋并田宅奴
封縣公除車騎大
將軍齊縣公之上
亦有脫字

卒贈都督滄州刺史謚曰恭武天元弟天和以道元勲重尚東平
長公主賜爵宜安鄉男文宣受禪加駙馬都尉位開府儀同三司
封成臯郡公濟南卽位加特進改封博陵郡公與楊愔同被殺追
贈司空

劉豐傳神武上豐
為南汾州刺史破六
韓常傳上為武衛
將軍時在神武法
于用人去表上北史
豐傳改上為上常傳
則仍其舊于例不協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破六韓拔陵之亂
以守城功除普樂太守山鹿縣公靈州鎮城大都督賀拔岳與靈
州刺史曹湜不睦豐助湜守岳將自討湜為侯莫陳悅所殺周文
帝遣行臺趙善大都督万俟受洛干復來攻圍引河灌之湜與豐
堅守不下豐乃東奔神武神武以豐為南汾州刺史河陰之役豐
功居先神武執其手嗟賞之及王思政據長社豐與高岳等攻之
先是訛言大魚道上行百姓苦之豐建水攻築遏洧水灌城水長
魚鼈皆游焉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忽有暴風從東北來

見下有脫齊書見北
有白氣向人船忽有
暴風云云

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拍浮向土山為浪激
不時至西人鉤之竝為敵所害豐壯勇善戰死日朝駭惋贈大
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武忠子畢嗣第三子龍有巧思位亦通顯
隋開皇中歷將作大匠卒於領軍大將軍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
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為制服三年武平中暉所生喪諸弟並請解
官朝廷義而不許

魏書又以為破洛汭
及作洛汭無正字

破六韓常單于之裔也初呼厨貌入朝漢為魏武所留遣其叔父
右賢王去卑監本國戶魏氏方興率部南轉去卑遣弟右谷蠡王
潘六奚率軍北禦軍敗奚及五子俱没于魏其子孫遂以潘六奚
為氏後人訛誤以為破六韓世領部落父孔雀少驍勇背其宗人
拔陵率部降尔朱榮詔封永安縣侯加第一領人酋長常孔雀少
子沈敏有膽畧善騎射尔朱榮死常歸河西天平中與冀州刺史

万俟受洛干等東歸神武上為武衛將軍齊受禪封廣川縣公拜太子太保卒於滄州刺史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人酋長假王謚曰忠武

金祚傳神武道附景
政降之次景無其事
齊書可未詳元傳元
金祚則尉景當作
可未詳元史誤也北
齊書祚傳不載祚入
關亦不載可未詳元
攻降之事最為詳略
是又以此史為正
北史可未詳元傳亦
不載金祚事美矣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俠魏末以軍功至太中大夫隨元天穆討平邢杲歷涇岐二州刺史後大行臺賀拔岳表授東雍州刺史令討仇池氏楊紹先於百頃未還岳為侯莫陳悅所殺祚克仇池還莫知所歸俄而神武遣行臺侯景慰諭祚遂解甲而還封安定縣公後隨魏孝武西入周文帝以祚為兗州刺史歷太僕衛尉二卿尋除東北道大都督晉州刺史入據東雍州神武遣尉景攻降之芒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除華州刺史文宣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公

劉貴秀容陽曲人也剛恰有氣斷歷介朱榮府騎兵參軍榮性猛急貴尤嚴峻任使多愜榮心普泰初行汾州事棄城歸齊神武累遷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加開府西道行臺僕射貴所歷莫不肆其威酷非理殺害視下如草芥性峭直攻訐無所回避雖非佐命元功然與神武布衣舊特見親重卒贈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謚忠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神武廟庭次子洪徽嗣樂縣男卒贈都督燕州刺史

蔡儁廣寧石門人也父普北方擾亂走奔五原守戰有功拜寧朔將軍卒贈燕州刺史儁豪爽有膽畧齊神武微時深相親附儁初為杜洛周所虜時神武亦在洛周軍中神武謀誅洛周儁預其計事泄奔葛榮仍背榮歸介朱榮從入洛及從破葛榮平元顥封烏洛縣男隨神武舉義及平鄴破韓陵並有戰功進爵為侯出為齊州刺史為政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吏人畏服之性好

賢傳賢雖武將性
和直不甚貪暴所
應雖無善政不為
民所苦此語可見
時吏治民由北史刪之
不啻

賓客頗稱施惠天平中卒於揚州刺史贈尚書令司空公謚曰威
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

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也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逆榮破後
尔朱榮擢克左右榮死尔朱度律以賢為帳內都督封汾陽縣伯
後為廣州刺史及齊神武起義度律以賢素為神武所知恐有變
遣使徵之不願去乃密遣群蠻多舉烽若有寇至使者遂為敬得
停賢仍潛使人通誠於神武後拜建州刺史天平初為洛州刺史
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
間見將至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
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
寶之賢知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因此致禍贈尚書令司空
子裔嗣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也父顯魏代郡太守長命性和厚有器識參
預齊神武起兵破尔朱氏於韓陵拜安南將軍樊子鵠據兗州反
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平之徙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雖多
聚斂然以恩撫人少得安集卒贈司空謚曰武壯子興字敬興便
弓馬有武藝位冠軍將軍

王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尚隨齊神武於冀
州起兵討破尔朱兆於廣阿又從破四胡於韓陵以功封盧鄉縣
侯天平中為都督廣州刺史後從神武襲剋西夏州還為大都督
鎮下館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贈司徒公尚書僕射懷以武
藝勲誠為神武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饗神武
廟庭

任祥字延敬廣寧人也少和厚有器度初從葛榮署為玉榮敗

齊作子興

擁所部先降拜廣寧太守賜爵西河縣公隨齊神武起兵封魏郡公後兼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三司祥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士稱之及斛斯椿釁發祥棄官北走歸神武天平初拜侍中遷徐州刺史在州大有受納然政不殘不爲人所疾苦潁川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迅據城降西魏祥戰失利還北與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共攻拔潁川元象元年卒於鄴贈太尉公錄尚書事子胄性輕俠頗敏慧少在神武左右天平中擢爲東郡太守家本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賓客往來將迎至厚與和末神武攻玉壁還留清河公岳爲行臺鎮守晉州以胄隸之胄飲酒游縱不勤防守神武責之懼遂潛遣使送款於周爲人所糾推勘未得實神武特免之胄內不自安乃與儀同參軍朱文暢參軍房子遠鄭仲禮等陰圖弒逆伏誅

莫多婁貸文太安狄那人也驍果有膽氣從神武起兵破余朱兆於廣阿封石城縣子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爲侯從平余朱兆於赤嶺嶺兆自縊貸文獲其屍天平中進爵爲公晉州刺史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信於金墉城周文帝出函谷景與高昂議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斥候死於周軍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子敬顯嗣疆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恒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令敬顯前驅置營中夜巡察或達旦不眠臨敵置陣亦命部分將士深見重位至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七年從後主平陽敗歸在并州與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稱尊號安德敗武將皆投周軍唯敬顯走還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執之斬於閭闔門外責其不留晉陽也

張保洛傳後附諸下傳
本之正齊書增賀拔
州乞伏貴和及弟合和
增范舍樂案所增二人
當別有據而乞伏貴和
兄弟與韓建業封輔
相同投周軍不知何以見
齊書所載頗有條理上
史大梁因之而轉多缺
如韓建業在洛為領
軍大將軍入周授上柱國
封侯國封輔相在洛
在武衛大將軍入周授

上柱國封侯國武平
并州即以為朔州總管
今正史于建業之位領
軍大將軍并州刺史
于輔相以輔相為朔
州總管而不載其入周
事俱泰錯失實
齊書無建業之號正史
所載似以為齊官者
尤誤之誤凡此皆宜
據齊書改正
齊書乞伏貴和不著
其所載亦非建業
合韓建業亦非建業
本之誤
齊書案范舍樂齊
書別附慕容儼傳
甚詳此傳本行三字
非缺也

庫狄迴洛代人也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尔朱榮榮死隸尔朱
兆神武舉兵於信都迴洛擁眾來歸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封
順陽縣子累遷夏州刺史昭帝即位封順陽郡王大寧初為朔州
刺史轉太子太師卒贈太尉定州刺史

張保洛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客尚氣俠頗為北土所知
保洛少便弓馬初從葛榮榮敗仍為尔朱榮統軍後隸齊神武神
武起兵保洛為帳內從破尔朱兆於廣阿及韓陵戰元象初為西
夏州刺史以前後功封安武縣伯又從戰芒山進爵為侯文襄嗣
事歷梁州刺史進爵為公齊受禪加開府仍為刺史聚斂為百姓

所患濟南初兼侍中尋出為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以聚斂免官
奪王爵卒贈前官追復本封從神武出山東又有賀拔仁麴珍段
琛尉標子相貴康德韓建業封輔相范舍樂牒舍樂並以軍功至
大官史失其事仁字天惠無善人以帳內都督從神武破尔朱氏
於韓陵力戰有功天保初封安定郡王歷數州刺史太保太師右
丞相錄尚書事武平元年薨贈假黃鉞相國太尉錄尚書十二州
諸軍事朔州刺史謚曰武珍字舍洛西平酒泉人壯勇騎射以帳
內從神武天統中封安康郡王武平初為豫州道行臺尚書令豫
州刺史卒贈太尉琛字懷寶代人少有武用從起兵天寶中開府
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標代人太寧初位司徒封海昌王卒子相貴
嗣相貴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晉州道行臺尚書僕射晉州刺史
及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密啟周武帝請師求為內應周武自率眾

齊作王康
德正史誤

至城下子欽等夜開城門引軍入鎖相貴送長安卒弟相願彊幹
有膽畧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大將軍自平陽至并州及到
鄴每立計將殺高阿那肱廢後主立廣寧王事竟不果及廣寧被
出相願拔佩刀斫柱而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德代人歷數州
刺史并省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封新蔡王建業輔相俱不
知所從來建業位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以輔相為朔州總管范
舍樂代人有武藝筋力絕人位東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封平
舒侯牒舍樂武威人開府儀同三司營州刺史封漢中郡公戰歿
關中

侯莫陳相代人也祖社伏頽魏第一領人酋長父斛古提朔州刺
史白水公相七歲喪父號慕道人及長性雄傑後從神武起兵破
四胡於韓陵力戰有功封陽平縣伯後改封白水郡公天保初累

侯莫陳相傳與齊書
大不同齊多脫誤當
以此史為正但齊為
隋顯分三州刺史北
史為隋朔三州刺史
所歷州無一同者則未
知孰是也

遷司空公進爵白水王又遷大將軍拜太尉公兼瀛州刺史歷太
保朔州刺史又授太傅別封義寧郡公薨於州贈假黃鉞右丞相
太宰太尉都督朔州刺史次子晉貴嚴重有文武幹畧襲爵白水
王武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歸周授上大將軍封信安
縣公子仲宣太常丞子弘穎弘信雍州司士參軍子行方行儉行
恭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從神武起兵以功累加儀同三司從西征
至蒲津及竇泰失利神武班師延後殿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十五
乃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
觀之延按稍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鬣尾皆焦
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鬪後封平秦公與諸將討潁川
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為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師讌華林

園文襄啓魏帝坐延階下以辱之齊受禪別賜爵都昌縣公延性好酒率多昏醉以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爲前鋒位太子太保太傅斛律羨舉太安人也世爲部落酋長羨舉少驍果從余朱兆兆破乃歸誠神武神武以其忠於所事亦加嗟賞天平中除大都督後從神武戰於沙苑時議進趣計羨舉曰黑獺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欲一死決有同獒犬或能噬人且渭曲土濘無所用方若不與戰徑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尅拔其根本則黑獺之首可懸軍門神武欲縱火焚之侯景曰當禽以示百姓燒殺誰復信之諸將議既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績後封密縣侯爲東夏州刺史有疫疾刺匈竹筍吮之垂愈因怒創裂而卒贈儀同三司子孝卿嗣孝卿少聰敏機悟有風檢武平末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義寧王知內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時政由群豎自趙

彥深死後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爲尚書令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爲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承光詔禪位任城王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便詣鄴仍從周武帝入關授儀同大將軍宣納上士隋開皇中位太府卿戶部尚書

張瓊字德連代人也少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爲亂榮敗余朱榮以爲都督後歷位濟州刺史及余朱氏敗歸神武拜滄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平中神武襲剋夏州以瓊爲慰勞大使留鎮之尋爲周文帝所陷卒贈司徒都督恒州刺史瓊子欣尚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欣位秩太高深爲憂慮而欣豪險遂與公主情好不篤尋爲孝武所害

時人稱瓊先見

宋顯字仲華敦煌效穀人也性果毅有幹用初事余朱榮稍遷爲記室參軍榮死世隆等以爲晉州刺史後歸神武爲行臺左丞拜西兗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然勇決有氣幹檢御左右咸得其心力及河陰之戰深入沒于行陣贈司徒公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廣平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爲朝廷所知則頗有方初以軍功賜白水子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顥敗爲東徐州防城都督余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枝黨內懷憂懼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送之境上椿遂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隸余朱仲遠仲遠敗乃歸神武天

平初頻以軍功都督荊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伏之渭曲之役則爲西師圍逼棄城奔梁梁尋放還神武恕而不責元象初洛州刺史以前後勳封太原縣伯則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於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以武用除徐州刺史取受狼藉令送晉陽文襄恕其罪卒贈司空謚烈懿則弟敬寶位東廣州刺史與蕭軌攻建業不剋死焉

慕容紹宗字紹宗晃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曾祖騰歸魏遂居代祖郁岐州刺史父遠恒州刺史紹宗容貌恢毅少言深沉有膽畧余朱榮卽其從舅子也榮入洛私告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除翦恐難制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若何對曰太后淫虐天下共棄公旣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實謂非策不從後以軍功封索盧侯遷余朱兆長史及兆敗紹宗於烏突城見神武遂攜余

紹宗之從余朱榮及也
屢言神武不可信其幾
危者數矣後歸神武仍
加恩禮卒獲其用雖敢
見于諸傳而本傳亦宜
著及北史全不載非也

朱榮妻子并兆餘衆自歸神武神武仍加恩禮所有官爵竝如故
軍謀兵畧時參預焉及遷鄴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
事累遷青州刺史時丞相記室孫寒屬紹宗以其兄爲州主簿紹
宗不用寒譖之神武曰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所親云大丈夫
有復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以軍功進爵爲公累遷御史中
尉屬梁人劉烏黑入寇徐方授徐州刺史執烏黑殺之遷除尚書
左僕射侯景反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郡公又與
大都督高岳禽梁貞陽侯蕭明於寒山迴軍討侯景於渦陽時景
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
凡爾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鞏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
若然高王未死邪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
諸將從之囚大捷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又以紹宗爲南道行臺

因大捷上齊有景遂
齊道四字又云初高祖

未命世宗云侯景若反
齊道四字又云初高祖
北史例作神武世宗作文

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堰洧水灌城時紹宗數有凶夢每
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數年已還恒有蒜髮昨來忽盡蒜者竿也
其竿盡乎未幾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
北來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軍將士莫
不悲惋朝廷嗟傷焉贈太尉謚曰景惠長子士肅以謀反伏法朝
廷以紹宗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士肅弟三藏三
藏幼聰敏多武畧頗有父風武平初襲爵燕郡公以軍功歷位武
衛大將軍周師入鄴齊後主東遁委三藏留守鄴宮齊王公已下
皆降三藏猶拒戰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授儀同大將軍隋
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副襄陽公韋洸討平嶺南至廣州洸
中流矢卒詔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以功授大將軍後遷鄜州
刺史人歌頌之文帝數有勞問又畜產繁滋獲醍醐奉獻寶物百

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山所
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兔馴壇側使還以聞上大悅改封河內縣男
歷疊州總管和州刺史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改授金紫光祿
大夫大業七年卒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世爲酋帥平有容貌美鬚髯善射馭
襲第一領人酋長臨江伯魏末以軍功至武衛將軍隨余朱榮破
葛榮平元顛封瘦陶縣伯榮死余朱氏陵僭平懼禍後歸神武從
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天保初累遷兗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卒
贈都督瀛州刺史謚曰莊惠子孝冲嗣孝冲弟長义武平本侍中
開府儀同三司封新寧王隋開皇中位上柱國卒於涇州刺史長
义無他才技在官以清幹稱

步大汗薩代郡西部人祖榮代郡太守父居龍驤將軍領人別將

諸傳惟步大汗薩高
寶寧不載所終此因

齊書之舊

薩初從余朱榮入洛及平葛榮累功爲都督榮死又從兆入洛及
韓陵之敗以所部降神武稍遷車騎大將軍封行唐縣公晉州刺
史齊受禪改封義陽郡公

薛修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也曾祖紹魏七兵尚書祖壽仁秦州
刺史汾陰公父寶集定陽太守脩義少而姦俠輕財重義魏正光
末天下兵起特詔募能得三千人者用爲別將脩義得七千餘人
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以軍功拜龍門鎮將後宗人鳳賢等作亂
圍鎮城脩義以天下紛擾遂爲逆自號黃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
珍孫討之軍未至脩義慙悔遣表乞大將招慰乃降鳳賢等猶據
嶮不降脩義與書降之乃授鳳賢龍驤將軍陽夏子改封汾陰縣
侯余朱榮以脩義反覆錄送晉陽與高昂等並見拘防榮赴洛並
以自隨置於駝牛署榮死魏孝莊以脩義爲弘農河北河東正平

封三字誤當作封
修義汾陰縣侯

修齊作儲
多互誤也

四郡大都督時神武爲晉州刺史見之相待甚厚及韓陵之捷以脩義行并州事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脩義爲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招下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從禮初神武欲大城晉中外府司馬房毓曰若使賊到此處雖城何益乃止及沙苑之敗徙秦南汾東雍三州人於并州又欲棄晉以遣家屬向英雄城修義諫曰若晉州敗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爾輩皆負我前不聽我城并州城使我無所趣脩義曰若失守則請誅斛律金曰還仰漢小兒守收家口爲質勿與兵馬神武從之以脩義行晉州事及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脩義開門伏甲待之子彥不測虛實於是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後除齊州刺史以贖貨除名追其守晉州功復其官爵俄以軍功進正平郡公加開府天保中卒於太子太保贈司空子文殊嗣脩義從弟嘉族性亦豪爽從神武平四胡

於韓陵歷華陽二州刺史卒官子震字文雄位廉州刺史亦著軍功又歷南汾譙二州刺史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人儼之後也容貌出群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余朱氏敗歸神武以勲累遷五城太守見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丞尉已下數罹其罪乃謂儼曰府君少爲群下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可拜人神武聞三人在邊不和徵相樂還朝以儼代爲刺史遷東雍州刺史行次長社忽爲其部下人所執將投山賊張儉爲守人土崇祖私放獲免神武仍授以軍司共擊平儉始得達州沙苑之敗時諸州多翻陷唯儼獲全天保初以軍功除開府儀同三司六年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莖等以郢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議以城在江外求忠勇過人者守之衆推儼遂遣鎮郢城始入而梁大都督侯瑱任

從齊作崇晉下似有州

以起作州英雄城未詳

并起作晉

惟煮上齊有城中食
少糧運阻絕無以為計
十一字

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於上流鸚鵡洲造荻蒨竟數里以塞船路
眾懼儼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儼於是順士
卒心祈請須臾衝風驚波漂斷荻蒨約復以鐵鎖連緝防禦彌切
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蒨復斷絕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為神助
儼出城奮擊大破之瑱約又并力圍城唯煮槐楮葉并紵根水菘
葛艾等及靴皮帶筋角等食之人死即火別分食唯留骸骨儼猶
信賞必罰分甘同苦自正月至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請和
文宣以城在江表有詔還之及至望帝悲不自勝帝親執其手捋
儼鬚脫帽看髮歎息久之曰自古忠烈豈過此也除趙州刺史天
統四年別封寄氏縣公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疋五年進
爵為義安王武平元年為光州刺史儼少從征討經畧雖非所長
而有將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害物卒贈

同徒子子會位郢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其子送赦喻之子會柳
其子信獄尋赦書至云行臺武王已降子會乃與寮屬北面慟哭
然後奉命余朱氏將帥歸神武者又有代人庫狄伏連字仲山本
名伏憐譯音連事余朱榮至直閣將軍後從神武賜爵地丘男天
保初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性質朴勤公事直衛宮闕曉夕不離帝
所頗以此見知然鄙恠愚狠為鄭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居室患
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不識士流
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撻逼遣築墻武平中封宜都郡
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琅邪王矯殺和士開伏誅被支解伏連家
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冬至日親表稱
賀其妻為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與馬
掌食人竝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籩每入庫

齊作子柳

行臺武王

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用至死時唯著敝禪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錄竝歸天府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因家焉父永有技藝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為字及長寬厚有膽畧初歸葛榮榮授京兆玉時年十九榮敗隨余朱榮為別將討元顥以功封敷城縣男齊神武出牧晉州引樂為鎮城都將後從破余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縣伯累以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從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眾之不同而止改封金門郡公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楊標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墜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

輒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將而還還鎮河陽拜司空齊受禪樂進璽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東至峭陝遣其行臺侯莫陳崇齊子嶺趣軹關儀同楊標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戍詔樂總大眾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又為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鰲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為淮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州之地除瀛州刺史仍畧淮漢天保六年薨於懸瓠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子子晃嗣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密謹慈以清靖自居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平末為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晃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齊王軍授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因家焉父永有技藝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為字及長寬厚有膽畧初歸葛榮榮授京兆玉時年十九榮敗隨余朱榮為別將討元顥以功封敷城縣男齊神武出牧晉州引樂為鎮城都將後從破余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縣伯累以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從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眾之不同而止改封金門郡公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楊標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墜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

軹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將而還還鎮河陽拜司空齊受禪樂進璽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東至峭陝遣其行臺侯莫陳崇齊子嶺趣軹關儀同楊標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戍詔樂總大眾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又為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鰲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為淮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州之地除瀛州刺史仍畧淮漢天保六年薨於懸瓠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子子晃嗣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密謹慈以清靖自居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平末為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晃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齊王軍授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彭樂字興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初隨杜洛周賊知其不立降余

彭樂字興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初隨杜洛周賊知其不立降余

朱榮從破葛榮於滏口又爲都督從神武與行臺僕射于暉討破
羊侃于瑕丘後叛投逆賊韓樓封北平王及朱榮遣大都督侯
深擊樓樂又叛樓降深神武出山東樂又隨從韓陵之役樂先登
陷陣賊衆大崩封樂城縣公後以軍功進爵汧陽郡公除肆州刺
史天平四年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
決戰曰我衆賊少百人取一差不可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
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割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
武每追諭以戒之高仲密之叛也周文援之神武迎擊於芒山候
騎言賊去洛州四十里蓐食乾餼神武曰自應渴死何待我殺乃
勒陣以待之西軍至皆喉爇樂以數千精騎爲右甄衝西軍北垂
所向奔退遂馳入周文營人告樂叛神武曰樂棄韓樓事余朱榮
背余朱歸我又叛入西事成敗豈在一樂但念小人反覆余俄而

西北塵起樂使告捷虜西魏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
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督將寮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平
臨以刃歷兩陣而唱名焉諸將乘勝斬首三萬餘西軍退神武使
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
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一束以歸言周文漏刃
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對且曰不爲此語放之神武雖喜
其勝且怒令伏諸地親稱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刀將下
者三噤齟良久乃止更請五千騎取周文神武曰爾何放而復言
捉邪取絹三千疋壓樂因賜之累遷司徒天保初封陳留王遷太
尉二年謀反爲前行襄州事劉章等告伏誅
暴顯字思祖魏郡序丘人也祖喟仕魏爲朔州刺史因家焉父誕
恒州刺史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好相表大必

暴顯傳顯先爲北徐州刺史
刺史之爲州刺史其
北徐州刺史顯又爲北徐州刺史
北徐州刺史顯又爲北徐州刺史
北徐州刺史顯又爲北徐州刺史

顯自高王層樓更屢
有戰功北史俱載至其
下皮景和與顯傳北齊
書相和北史于顯傳極
而于景和則詳其取
舍之故殊不可解直是
率亦操敵胸無定見

為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之顯善騎射曾從魏孝莊獵一日中手
獲禽獸七十三後從齊神武起義信都累遷北徐州刺史封屯留
公天保中以贓貨解州大理禁止處判未訖為合肥被圍遣顯與
步大汗薩等攻梁北徐州禽其刺史王彊天統中累遷位特進封
定陽王卒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正光中
因使遇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
神武後征步落稽疑賊有伏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
餘人便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
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通州刺史封永
寧縣子景和趨捷有武用從襲庫莫奚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討
蠕蠕每有戰功累遷殿中尚書侍中景和於武職中兼長吏事又

性識平均故頻有美授周通好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
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之恒令
景和案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封廣漢郡公遷領
軍將軍琅邪王之殺和士開兵指西關內外莫知所為景和請後
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左僕射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
景和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又有平陽人鄭子饒詐依
佛道設齋會用米麩不多供贍甚廣從地藏漸出餅餌愚人以
為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為逆亂謀泄乃潛度河聚眾自號長
樂王已破乘氏縣景和遣騎擊破之禽子饒送鄴烹之及吳明徹
圍壽陽敕景和與賀拔伏恩救之是時拒明徹者多傾覆唯景和
全軍而還除尚書令武平六年卒贈太尉錄尚書長子信機信有
風神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於勳貴子弟中稱其識鑒降周

軍授上開府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達開
皇中通事舍人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絕久而獲蘇不能
下食三日而死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祈連山因

以山為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父元成燕郡太守猛少有志氣便

弓馬初為余朱榮親信榮被害從余朱兆入洛猛父母兄弟皆在

山東余朱京欲投神武召之與俱舉稍謂曰不從我者死乃從

之去城五十餘里猛以素蒙兆恩即背京繼復歸兆兆賂猛與斛

律羗舉乞伏貴和逃亡及見獲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貴和配婁

昭羗舉以故酋長子故無所配既而三人並為神武親信後都督

余朱文暢將為逆猛曰昔事其父兄寧今日受死不忍告而殺之

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舍其罪而益親之以軍功封廣興縣侯

梁使來聘云求角武藝文襄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校挽彊弓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挽之過度梁

人嗟服天保初除東秦州刺史河清三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

敕猛覘賊中一騎將超出來鬪猛即斬之天統五年除并省尚書

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

咸亦容稟趙彥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

知機事祖珽奏言猛與彥深前推瑯邪王事有意故於是出猛為

定州刺史彥深為西兗州刺史即日首途先是謠曰七月刈禾太

早九月噉餅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至是其言乃驗

猛行至牛蘭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時猛亦知情遂被追還削王爵

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慎吏人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

每欲携引之韓長鸞等沮難復授膠州刺史後除大將軍齊亡入

猛傳猛父母兄弟皆在
山東下有朱京繼復
謂此以是不信也今其
逃走猛不從而後舉稱
通西既則京繼復則上
二語無著矣宜詳
猛歸神武北史所載與
齊書不同未知孰是

武末虎

各上當有神
武字叔下當
有二字

虎後人改

周卒初猛與尉興慶謝猥餒竝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芒山之役興慶救神武之窘爲軍所殺神武歎曰富貴定在天也猛竟如相者言卒以榮寵自畢興慶事見齊本紀興慶每入陣常自署名於背神武使求其尸祭之於死處立浮圖世謂高王浮圖云於是超贈儀同涇州刺史謚曰閔壯

元景安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之五世孫也高祖虔陳留王景安沈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父永敬迴代郡公授之隨魏孝武帝西入關天平末周齊交戰景安臨陣東歸芒山之戰以功賜爵西華縣男代郡公如故景安妙閑馳騁有容則每梁使至恒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天保初別封興勢伯帶定襄縣令賜姓高氏累遷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詔

景安與諸將緣塞以備守督領旣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文宣聞之遣使推檢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以所斂贓絹五百匹賜以彰清節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一百三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天統四年除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久在邊州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被以恩威咸得寧輯武平末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義寧郡公討稽胡戰沒初永兄祚襲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誅諸元親近者如景安之徒疏宗議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遂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以白文宣乃收景皓誅之

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种子豫字景豫美容儀有器幹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云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莫妄言問景皓與豫同獲免卒於東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也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隨母爲獨孤家養遂從其姓天保初除中書舍人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爲文宣所知後爲洛州刺史河陽行臺左丞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永業久在河陽善於招撫周人憚之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爲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河洛人庶多思永業又除河陽道行臺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

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恩恩故不出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至乃去進位開府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須達告降於周授上柱國應公宣政末爲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爲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世榮少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爲神武親信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天統二年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思好封義陽郡王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代送瑪瑙酒鍾與之得便撞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常竊歎見徵稅無厭賞賜過度發言歎息

焉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傅伏太安人也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人大都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入中渾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剋晉州執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從周剋并州遣韋孝寬以伏子世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卽給告身以金瑪瑙二酒鍾爲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卽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召伏伏聞後主已被獲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與同食令於侍

於侍伯色不可解

伯色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卽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勿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決意取河陰正爲傅伏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後以爲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後兵將罕有全節而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于苟生鎮南苑州周武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本字鵬蠻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旣爲闕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沈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毆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晉州敗後爲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

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畧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旣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贈馬七十疋歸之又有代人高寶寧武平末爲營州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武帝平齊遣信招慰不受敕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寶寧上表勸進范陽王署寶寧爲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起兵寶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屠范陽還據黃龍

論曰介朱殘逆遠效誠欵知神武陵逼隨帝西遷去就之途未爲失節道元感母兄之戀荷知遇之恩思親懷舊固其宜矣生不屈西朝歸誠河朔保年之於開義異策名竝乘幾獨運異夫盜寶竊邑者也神武招携理殊納叛諸將擇木情非背恩故能各立功名

介朱上有缺文此指方侯父子生劉豐生規當作豐

終極榮寵神敬力屈東維未虧臣節其被恩化蓋亦明主之仁焉劉貴蔡儁有先見之明匡贊霸業配饗清廟豈徒然也韓賢尉長命王懷任祥莫多婁貸文庫狄迴洛庫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羌舉張瓊宋顯王則等竝運屬時來或因羈旅馮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爲王侯固爲宜矣孝卿功臣之胤自致公卿立履之地亦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畧在世見重昔事介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後主之臣神武遺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渦水徃若摧枯箒盡數奇逢斯禍酷悲夫三藏連屬危亡貞槩自處可謂不隕門節矣叱列平步大汗薩薛脩義慕容儼潘樂彭樂暴顯皮景和綦連猛元景安等策名戎幕備開夷險位高任重咸遂本誠永業世榮之徒國危方見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所貴乎

纂作案

北史五十三卷所載大半介朱榮之部曲從神武于信都者率以戰功起家雖大小不同其以武力自奮一也北史于戰功多削不錄

又其歷官往列去大略舉一二不能詳及諸傳惟步大汗薩高寶寧不載所終此因齊書之舊

乞伏貴和與弟令和北齊載于張保洛傳然止有令和歷官而貴和則缺此北史所為削去也貴和事略見于蔡連猛獨孤承業

傳伏傳初從介朱北史載為神武所獲後以為親信都督歷河陽行臺洛州刺史雖不詳所終然大槩可決不當削去 令和

名慧見隋書北史亦載之故此削去令和在隋時以官爵讓兄則是貴和自齊入周至隋猶在也貴和無傳不可決

高慎二云高仲密高昂二云高教曹高乾二云高乾萬俟洛二云萬俟受洛干二云萬俟普檢劉豐二云劉豐生可朱渾

元二云可朱渾道元邢劼一云邢子才王昕一云王見景皆雜舉其名字非有所避如崔元伯鄧元海之比也若潘樂字相貴

則又合名字而一之為潘相樂北史于此皆仍其誤無所是正 此惟北齊最多若後周之獨孤信二云如碩隋之衛元一云文昇楊

愔二云楊遵秀段韶二云段孝先亦間有之

北齊書高寶寧傳武平末為營州刺史齊平後還據黃龍竟不臣周而不載其所終北史因之而去竟不臣周四字隋書陰

壽傳載寶寧後事為詳其云周武帝拜為營州刺史周武帝三字誤當作齊武平時開皇初為陰壽所破奔于磧北黃龍諸

縣志平壽又聞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世模率眾除寶寧走契丹為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史亦因隋書而文不詳齊隋二

書皆成于唐而所載互異北史去竟不臣周四字蓋以隋書為起而未審其誤其於寶寧之死止云重購獲之不言為下所殺

乃又似入于隋者則尤大誤也秦校前後寶寧寶齊之誠臣與鮮于世榮于苗生同在傳伏雷顯和之北史不能明辨而詳

載之可惜也當據齊隋二書以補其缺

癸巳閏三月二十九日校畢

嗣構嗣奮自十九二十患病起至廿四廿五危劇之至廿六漸瘥今已平善于於秋 卿之中不廢讀書也惜乎近處無人

可與共談汪大學縉彭進士紹升時相晤語二君子心性固有所見遠出流俗之上恨其于經史未能穿穴近日又晤粵東

李君宜隨亦頗高明而不涉經史則與汪彭等然如錢學士大昕之通敏博學誠可與言經史矣至心性緊要處又格

乎其不相入何全才之難得耶予于虛寶兩路皆浮淺不及諸君所得之深然庶乎魚涉其藩籬者與

學士宦京師良觀無期近處有江布衣聲經學甚精而不讀史所以考證史事竟無同志之助獨學無友豈不悶



